

语言学丛书

汉语 双音复合词属性 研究

HANYU
SHUANGYINFUHECI SHUXING
YANJIU

朱志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双音复合词属性研究/朱志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

(语言学丛书)

ISBN 7-301-08745-4

I. 汉… II. 朱… III. 汉语—词法分析—研究 IV.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532 号

书 名: 汉语双音复合词属性研究

著作责任者: 朱志平 著

责任编辑: 邓晓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745-4/H·14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625 印张 306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王 宁

《汉语双音复合词属性研究》是朱志平在她的博士论文和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础上,经过较大幅度的修改完成的成果。这部书她前后工作了5年,如果从她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算起,恐怕要有6年多的时间了。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朱志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我一起探讨传统的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有些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取得了共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后来她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思考。这本书,是她用心用力写成的。

对外汉语教学的关键和难点是汉语词汇。词汇意义是具有很强民族性的语言要素,词汇意义与民族文化的联系直接又具体,不同母语的人,完全靠翻译来交流,难以消除这种由于跨文化而产生的词汇意义上的“负迁移”;因此,教学中的讲解就特别重要,词汇意义的讲解如果彼此毫无联系地单个进行,也难以消除文化上的隔阂,必须考虑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在联系中寻找特点、突出特点,而特点常常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的反映。汉语的讲解既要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别词作用,又不能以字代词混淆了语言和文字,因此,关注单音语素的本义和引申脉络,通过分析构词理据和利用中国传统的释义方法来弄明白一个个用汉字书写的双音词的意义和内涵,是帮助对外汉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民族文化隔阂最好的办法。朱志平就是这样把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现代研究成果引进了对外汉语教学。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里,如何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一般的对外汉语教

学在确定词表和级别的时候,总是首先根据词频统计。其实,中国人说汉语的词频统计,未必十分适合外国人。这是因为,语用的起点、说话的对象、对话的情景、面临的问题、理解的准度、记忆的中心……都是不一样的。词频是全民社会书面用语的总体反映,对一个把汉语当成第二语言的人来说,可以参照而不是完全适用。对于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用得多的不一定就是容易懂和容易讲解的。母语熟练到一定的程度,词的难易度全凭生活经验的深度和广度,与词语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了;但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则不同,一个词容易学还是难学,与这个词本身的属性还有相当大的联系。在语言学的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是词汇,特别是它的意义,因为它具体而零散,规律难以外化。这些年,我们采用了自然科学属性分解的办法,把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把逻辑性和人文性结合起来观察汉语和汉字。这种办法虽然不能保证观察的结果十分全面,但可以做到观察的着眼点是多元的、多角度的,不是单一的和简单化的。朱志平就是从属性研究入手,深入到汉语词汇的本体来考虑汉语双音词的难易度,以期达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理性化的目的。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我相信这种尝试也会是有效的。

朱志平是一位善于想、善于问又善于学的人。比之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中青年学者,在学习上,她显得有些“不自信”,因此,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就相对多一些也深一些。我们经常谈到,要提高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教学质量,既要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经验,又必须摆脱经验主义,加强教学的理性化。这就必须加强这个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在这个领域,教学方式不是主要的,教无定法,是谈话还是主要由老师讲、是先正音还是先理解和积累词汇……那要看对谁而言,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但教有定则,学理——语言本身的规律、人运用语言的规律,语言内部的联系,这是需要深入开掘的。教给外国人学汉语,要让他们了解汉语的特点,体会到汉语文化的独特方面。在实践中得到课题,比坐而论道要更有内容也更有价值。在教学实践中,不但要关注已经浮在表面上的问题,还要捕捉潜伏在深处的问题,然后去描写汉语内部的联系、解释已经显现的诸多语言现象,探讨其中的有关规律,这样做,可以达到教学与科研的

“双丰收”。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是否都能直接运用到教学实践上？是不是必须直接有用才值得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谁都不能完全否认教学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但是，一旦从实践中得到的课题需要从基础研究深入下去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教外国人学汉语，能教这些吗？”或者说：“是这个教法吗？”一位博士被派去教对外汉语，也常常有人说：“教外国人学汉语，用得着博士吗？”语言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脱节，恐怕大多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朱志平的这部书，写作的初衷是为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但是她不是只关注所谓的“教学法”，而是从学理出发，对汉语双音词的普遍规律进行了探讨，把这些规律应用到双语教学上；她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多年，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搜集了不少留学生语误的实例，从正反两面来探索规律；因此，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应用层面，推进了汉语双音词的词汇语义规律的探讨。

这本书采用中国传统语言学形音义结合的原理，同时也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吸收了国外语义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理论方法，并且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来贮存和编织属性关系。在方法上，既运用了质性方法，又运用了定量方法；既具有了单属性的界定，又做到了多元属性的测查；属性的设置比较合理，数据库的生成也用力颇勤，在研究手段上也有所创新。

朱志平是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来完成这个课题的，这一方面使她的思路时时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徜徉，把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紧迫，也使她少了许多专门从事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博士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的功底训练；所以，在微观的词义分析上，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而且，词汇的属性可以界定的方面还很多，能够用于教学的远不止她已经发掘出的这些。好在她已经奠定了分析双音词属性的框架，提供出比较丰富的数据库的参数，今后仍可以进一步利用已经生成的数据库得出新的结论。

2005年3月于北师大

目 录

序	王宁(1)
第1章 绪论	(1)
1.1 双音词属性研究的意义	(3)
1.2 双音词的研究基础	(7)
1.3 双音词的属性及其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18)
1.4 双音词属性的研究方法	(23)
第2章 与双音词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研究	(28)
2.1 引申理论与语素的多义性	(31)
2.2 双音词语义和语素的关系及语素结合的理据	(56)
2.3 同语素单音词与双音词以及双音词之间的辨析	(84)
2.4 常用双音词属性参数的确立	(93)
第3章 常用双音词属性的测查	(102)
3.1 常用双音词的语义属性测查	(102)
3.2 与双音词语义属性相关的语音属性测查	(138)
3.3 与双音词语义属性相关的语法属性测查	(142)
3.4 与双音词语义属性相关的语用属性测查	(144)
3.5 属性参数关系综论	(146)
第4章 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双音词使用偏误的分析	(151)
4.1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	(152)
4.2 双音词偏误分析的基本原则	(154)
4.3 第二语言学习者双音词使用偏误情况的 调查与分类	(160)

4.4	第二语言学习者双音词使用偏误的分析	(166)
4.5	偏误分析总结	(194)
第5章	常用双音词的难易梯度	(201)
5.1	与双音词难易梯度相关的变量	(202)
5.2	双音词难易梯度的量化	(205)
5.3	“属性库”双音词的难度值计算与分级	(214)
5.4	“属性库”框架设计	(218)
第6章	汉语第二语言双音词教学的策略	(226)
6.1	属性参数在教学中的综合利用	(227)
6.2	词汇教学与汉字教学的衔接	(231)
6.3	单音词与双音词在教学中分合的原则	(237)
6.4	双音词文化内涵在教学中的处理方案	(246)
6.5	双音词的教学顺序和教学重点的确定	(253)
余论		(257)
参考文献		(260)
附录		(266)
	(一)《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现代汉语双音词属性库》 参数关系图	(266)
	(二)《属性库双音词难度值计算表》样表	(267)
	(三)双音词偏误调查分类样表	(269)
	(四)常用双音词 HSK 等级与语义难度对照表	(271)
后记		(327)

第1章 绪 论

本书要讨论的是汉语词汇语义学理论在语言教学中应用的问题。

纵观语言教学的历史,任何一种新教学法的产生都是以一定的语言理论研究成果为前提的。人类对语言的哲学观察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语言和学语言的活动比这要早得多,它们可能跟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一样长久。但是人类首次对语言教学法所进行的理性的系统阐述,却是在19世纪语言学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后^①。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紧随其后,在语言理论多元化的20世纪中期,各种语言教学的流派就像百花一样盛开在许多语言教室中。1886年国际音标的确定,推动了“直接法”的产生,而Otto Jespersen和Daniel Jones等人的语言理论研究又促进了“口语法-情景法”的成熟,对于“听说法”的集大成则可以说美国描写语言学功不可没。这些事实说明,语言教学的方法离不开语言理论的支撑。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把语言理论直接拿到语言课堂上去,这样做不但很迂腐而且可能导致语言教学的失败。我们认为,语言理论是通过理念来影响语言教学的,语言教学方法的确立必当在借鉴语言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当语言理论相信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的时候,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就强调语言结构的学习;当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手段的时候,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就注重语言交际功能的掌握。那么,对于汉语这种句法结构相对简单,缺乏形态,双音词占词汇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而且由单个的汉字作为词汇书写形式的语言应当借鉴哪些理论来树立自己的教学理念

^① 参见 Jack C. Richards 和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第一章。

呢？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撰写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现代汉语双音词属性库的创建》(以下简称“属性库”)的研究。这项研究通过对现代汉语 3,251 个常用双音节复合词(简称“双音词”)一般性、普遍性的测查与分析,展示汉语双音词的语义属性及其与双音词结构以及语用之间的关系,并针对双音词教学中的种种问题说明这些关系对教学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属于现代汉语双音词一般性的基础研究。

“属性库”研究的着眼点是要解决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特别是双音词教学的问题,因此它的研究范围锁定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所收入的 3,251 个常用双音词^①上,这些双音词是学习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从开始学习汉语到中级水平阶段会碰到的。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词汇语义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常用双音词的语义属性作相对封闭而且全面的测查与分析,并在第二语言学习者双音词使用偏误的调查分析验证的基础上设计出这些词的难易梯度,提出可以为双音词教学与研究所用的属性参数。

词汇语义的研究,在汉语研究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尽管近百年来由于人们对结构研究的重视而曾使它一度遭到冷落。但随着人们对结构问题研究的深入,许多纷繁复杂的,难以从结构上说明的现象和问题使得人们再次地关注词汇语义的研究。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汉语言缺乏形式标志的这种特点,以及汉语研究传统发展的必然。

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双音节复合词是当前语言研究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这不仅因为双音词的研究是汉语词汇系统、词汇语义系统总体研究中的关键环节,也因为它与词汇教学等语言理论及语言的应用活动紧密相关。在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中,双音词在阅读时的切分、理解,特别是双音词在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似短语而非短语的语用特点都往往使第二语言学习者无所适从。

① 本书所讨论的“双音词”以实词为主,在“偏误分析”中兼及部分副词或所谓“离合词”。

应用中的问题,往往是理论问题尚未解决的反映。本书正是希望通过对双音词属性的研究,为双音词的应用研究提供理念上的支持。

1.1 双音词属性研究的意义

由于对常用双音词进行测查与研究是要为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可以应用的数据,因此,这项研究的意义可以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性来认识。

1.1.1 词汇是汉语作为外语学习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一项对外国人汉语学习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074名不同行业的被调查者在对汉语“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进行“困难排序”时均把词汇困难列为“第一大困难”(高彦德等,1993)。这充分表明,词汇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有多么重要!

在针对外国人所设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建立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共列有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的词8,822个,其中有双音词6,077个,占总数69%,也就是说,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所面对的词汇障碍,有三分之二来自双音词。

从第二语言学习者偏误调查的结果来看,在25,450字的中介语料中^①,即有涉及双音词的偏误481例。其中,80%以上属于名、动、形三类实词。这说明词汇教学,特别是双音节实词的教学,依然任重而道远。

1.1.2 语言学习的特性

语言,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全民交际的工具”(高名凯,1995)。而交际的可行与否是以语义的理解为前提的。母语习得研

^① 这部分语料来自数十名母语为印欧语系语言的欧美学生的日常作文,其中一些偏误收入本书的偏误分析。

究的实验和调查表明,儿童在学习母语过程中表达常常有误,此时“母亲和保姆似乎并不关心幼儿语言在语音、语法方面的正确性,然而却注意纠正幼儿观点表达和口语表达适当与否等问题”(Barbara Lewandowska-Tomaszczyk, 1992)。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目的语的研究也指出,第二语言学习者学好目的语的期望值主要是交际成功与否(Alan Davies, 1991)。这表明,在学习语言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语义的理解和表达。词汇正是语义最主要的载体。因此,语言学习,从根本上说,它的核心任务是词汇的学习。

1.1.3 第二语言学习的特性

第二语言学习者大部分是成年人。在开始学习第二语言之前,他们一般已经完成了母语(第一语言)的学习,并具有了儿童学习第一语言时尚不完全具备的分析判断与推理能力。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要把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知识背景,并习惯于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去认识第二语言(Alan Davies, 1991)。但是,不同语言的词汇在客观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它们遵从于所在语言的词汇系统的整体运转规律。比如:古汉语词汇中“泉”“钱”相通,“钱本名泉,言货之流如泉也”,而英语的 spring 却未必能派生出 money 的意思来,而相反这个词本身是从“跳跃”派生出来的;同样,book 原本是一种树名,因树皮被用于做书页而派生出“书本”的意思来。英汉两种词汇语义的派生线路分别遵从于自身的语言系统,它们是持两种语言的人在各自的社会生活经验中产生的。因此,对另一种语言的学习,就意味着对另一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的了解与掌握,意味着对词义与词义的关系、词义的文化内涵、词义的语用功能的掌握。心理语言学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也表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心理词典(mantle lexicon)的词条也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成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却往往倾向于采用类推的办法,用第一语言的词汇去对应第二语言的词汇,当第一语言的词语意义在客观上并不能与第二语言完全对应时,往往产生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1.1.4 从第二语言学习的角度看汉语

与世界其他语言相比较,词汇教学在汉语教学中又显得尤为重要。汉语缺乏形态,语序和虚词是汉语在语法范畴方面惟一可以与有形态语言的形态相“对峙”的。在汉语阅读中怎样切分词汇,如何区分汉语的词类,以及不同词类进入句法层面以后的语义搭配关系常常成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头疼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外国留学生说这样一些句子:

(1) 我兴趣访问那个地方。(应为:我对访问那个地方有兴趣。)

(2) 母亲保守着我们的家庭。(应为:母亲保护着我们的家庭)

(3) 这种车冒污染。(应为:这种车产生污染)

(4) 政府应该对医疗十分重要。(应为:政府应该对医疗十分重视)

上述这类病句至少提示我们:(1)由于缺乏形态,汉语词汇的词性不易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辨识,因此,词汇教学仅停留在说明词性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2)尽管“用词不当”,我们依然可以大致了解说话人的意思,也即说话人语义所指的范围,这说明,说话人对所采纳词汇的范畴意义基本把握了,因此,汉语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如果仅限于范畴意义的教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习者准确使用词汇的问题;(3)不论错在句法还是错在用词,问题最终归结为语义表达的偏误,因此语义的正确理解与掌握至为关键;(4)汉语词汇的使用更多地与词汇所负载的语义、与语言环境所需要的语用密切相关。

1.1.5 从词义与文化的关系看双音词教学

胡文仲先生指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而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胡文仲,1999,p.57—58)。然而,词汇与文化的关系却是由词义来体现的。有人用语义图调查不同语言同义词语中相关含义的比重,结果表明,“亲戚”这个意义在“家庭”一词中所占的比重,美国英语

和朝鲜语很不相同,在美语中只占7%,在朝语中却占了14%。这表明对美国人来说,亲戚对于家庭没有朝鲜人那么重要(陈建民,1993)。与此相关的是,英语为母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同样也弄不清汉语中的“叔叔”与“舅舅”、“姑姑”与“姨”之间有多大差别。因此,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义文化内涵的把握对学习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汉语的词汇分为“一般词汇”和“文化词汇”(常敬宇,1995),足见教师们对词汇文化内涵的关注程度。

汉语的双音词含有大量的非自由语素,由于这些语素只存在于构词层面,不进入句法,其语素义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往往很难从词汇层面准确把握。而不能准确把握语素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二语言学习者对双音词的学习和运用。以语素“目”为例,在《大纲》甲、乙、丙三个级别的双音词中,有9个词都含有这个语素:题目、目前、盲目、目标、目的、目光、节目、数目、项目。有的学习者尽管已经了解“目”的意思是“眼睛”,但还是不能了解“目”为何要跟“题”结合起来表示“title”的意思,也很难掌握“盲目”“目前”等这类词的用法。原因就在于“目”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眼睛”的意思,但是它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单用。它作为单音词的功能已经被“眼睛”所代替。不仅如此,处在语素层面上,“目”更多地用于表达比喻意义,“题”的本义是“前额”,“题”跟“目”都是人体最显要的被人关注到的部位,二者结合表示文章最显要的部位;“目前”指“现在”,“盲目”指“无计划”……上面的9个双音词除了“目光”,其他8个显然都跟“眼睛”没有直接关系。这种比喻造成的意义引申,是说汉语的人对社会生活观察的结果,第二语言学习者很难体会到。由于不能准确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对这些词的掌握和运用自然也很难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中,对词汇所负载的语义的研究应当放在词汇教学研究的首位。

1.2 双音词的研究基础

双音词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跟双音词教学相关的研究基础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汇研究;第二是汉语本体研究领域对词汇的研究;第三是跟词汇研究相关的方法论。以下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1.2.1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与研究

1.2.1.1 “对外汉语教学”及其理论研究

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的范畴。作为一种规模教学,它始自20世纪50年代,又称之为“对外汉语教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学规模的迅速扩大推动了它的学科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它学科研究的人才基础^①和学术基础(朱志平,2003),它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汉语本体两个方面。它的汉语本体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继承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汉语研究传统,特点是重视句法结构的研究,特别针对汉语为非母语学生语法学习中的难点进行研究,如补语的研究,“把”“连”等特殊句式的研究,“着、了、过”等助词的研究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它的句法研究更多的与语义研究相关联,已经从对本体理论单纯的应用转向与之互动(朱志平,2001),在某些方面向本体理论提出了挑战(陆俭明,1998)。

1.2.1.2 “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汇教学与研究现状

在汉语本体的其他层面上,特别是词汇的研究,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教材的编写和词汇教学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教学中对词汇的关注还局限于词汇的句法作用,没有从词汇的系统和词汇的语义系统来组织词汇教学。比如:多数教材对生词的介绍还限于生词

^① 大多数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是第一线的教师,这些人才多半是由各大专院校中文专业培养的。

表,生词注释多半仅限于说明某个词在句子中充当何种成分等等,缺乏词与词、词与语在语义上的相互关联;在课堂教学中孤立地进行单个词的讲解或测验(比如:顺着生词表讲生词或听写单个的生词等)、以词的书写形式为单位进行教学、对词的功能说明局限于语法范畴(比如:名词、形容词)等等,这些现象仍旧比较多见。这些现象表明词汇教学还缺乏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观念,从根源上讲,这是词汇研究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造成的。

“举一反三”一直是语言教学赖以进行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二十年来,语法教学的诸多成就与这个手段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句法教学还是虚词教学多得益于此。但是汉语词汇特别是双音词的教学如何运用“举一反三”的手段,却一直是让教师们头疼的问题。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状,与过去强调从结构角度认识、研究汉语词汇,导致本体研究中对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不足有关。以上我们从汉语第二语言学习的角度的分析表明,以汉语为非母语的人在学习汉语时必须通过对汉语语义系统的了解来掌握汉语,仅靠结构上对词汇的认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一个词的掌握涉及很多方面,但关键还在于对词义的理解。比如有这样一个句子“他大的事情做不好……”,要学生用“不屑”这个词补出句子的下半段。有的学生就说这样的句子“他大的事情做不好是因为他不屑这件事”。这个偏误句子的产生跟说话人对前半句的理解有关,跟说话人对“不屑”的语法特点的理解程度也有关,既涉及语篇的连接,也涉及词汇的句法功能的掌握,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对“不屑”词义理解不确造成的。“屑”本指“碎末”,引申指“顾惜、介意”,所以“不屑”有“(因为某事小)认为不值得(做)”的意思。这个意义与上半句的“大的事情”共同提示说话人下半句应当用“小的事情”与之相对,同时也提示说话人“不屑”后面要接动词等等,这些都潜藏在“不屑”的意义之中。由于学习者只是简单地把“不屑”作为一个一般的动词来处理,才造成了上面这个偏误。

应该说,双音词的问题并非没有被认识到,但是,由于对语义重视不够,“对外汉语教学”以往对双音词的研究往往难以超越从结构认识词汇的局限,从而始终在句法层面上徘徊,难以深入到语义的

微观世界中去。从近年来该领域里对词汇教学的不同主张即可窥见一斑。有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值得一提。第一种主张指出“语素教学对外国人学习汉语很有必要。……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词汇、掌握词汇、扩大词汇以及正确运用词汇的能力”,比如学生学会了“车”,就可以引导学生以“车”为语素组成“汽车”“火车”“车站”等双音词(吕文华,1999, p. 75);第二种主张提出“以字为本位进行词汇教学”(贾颖,2001, p. 317),因为教学中常有这样的笑话,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了“鸡蛋”,就会以之与心理辞典中的“egg”相对应,结果学生就会去商店买“鸡蛋的妈妈”,如果“以字代词”把“鸡”和“蛋”分开学,晓之以“鸡的蛋”,学生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了;第三种是关于重视离合词教学的呼吁(杨庆蕙,1995),因为很多学生到了高年级还把“和他见面”说成“见面他”。这三种主张都很有见地,而且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在教学中如何处理现代汉语双音词的问题。

但是,在双音词教学中还有一些问题,是采用“以字代词”或“以语素代词”不能解决的,比如“花生”“国家”这样的双音词,其中一个语素已经失落或者意义已经不用;再比如“师范”“宣布”这样的由非自由语素组成的双音词;还有像“尺寸”“笔试”这样语素意义跟词汇意义不是直接相关的双音词,对这些词的说明既不能像“鸡蛋”那样,晓之以“鸡的蛋”,又不能像“汽车”那样,把“车”提取出来作为自由语素使用。这些问题说明,不论是“以字代词教学”还是“以语素代词教学”抑或是“离合词教学”所讨论的,汉语词汇的这种既以双音节为主要形式,又存在相当数量的具有很强组词(组句)能力的(自由或非自由语素)语素,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语素的结合处于游离状态的特殊性质,不是一个具体的教学问题,而是一个词汇学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从结构上考虑,上述主张可谓用心良苦,可以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但是从语义上讲,还有一个层面没有触及到,那就是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意义,但是同一个汉字可能记录不同语素(比如“道德”和“德国”,“草原”和“原因”),也忽略了两个语素结合往往产生新义(比如“花生”不等于“花”+“生”),而且作为一个词和作为一个

短语它们在表义功能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跟他见面”和“见他一面”不同)。因此,当我们把组成双音词的两个语素,或者换言之书写这两个语素的汉字分别教给学生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达到了引导学生关注组词语素(或书写组词语素的汉字)意义的目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解决学生分辨语素和汉字,分辨语素的不同义项以及理解语素结合产生的新义等问题。

从教学法上讲,引导学生关注一批双音词的共有语素,即强调近义双音词之间的“同”是非常可取的,这样做可以把学生引入“同语素近义双音词”共有的语义场。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不能帮助学生了解这些双音词之间的“异”,而后者往往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所在,比如学生说出这样的句子:

例1 你可以帮忙我吗?

例2 我请他帮助我的忙。

从1、2两个句子可见,学生把“帮助”和“帮忙”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说明,学生对词义的不理解不在“帮”这个语素,而在“助”和“忙”这两个语素与“帮”结合后所产生的“帮助”和“帮忙”这两个近义双音词^①的语义、语用差别。

王宁先生指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是从各个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王宁,1997,p.11),在这个词汇系统中蕴含着各个时代的词义与构词方式,仅从结构和在共时的平面上显然难以将它们以某种方式统一切分。需要通过历时的对词义系统和构词理据的全面梳理,才有可能在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上归纳出双音词的语用特点,从而应用于教学。在这场“攻坚战”中,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正可以和理论界结成更广泛的“同盟”,靠应用来验证理论,并用反馈来促动理论研究深入进行。

1.2.2 语言教学研究的基礎

语言教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要把语言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理论之一。因此,语言本体研究的理论也理当为语言教

^① 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界目前通常的说法,“帮忙”是“离合词”。